



突破与超越

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

彭定安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突破与超越

● 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

彭定安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蒋秀英
封面设计 韩晓曼 王亚非
责任校对 邬 琼

突破与超越

——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

彭定安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 3 段 4 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第二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 29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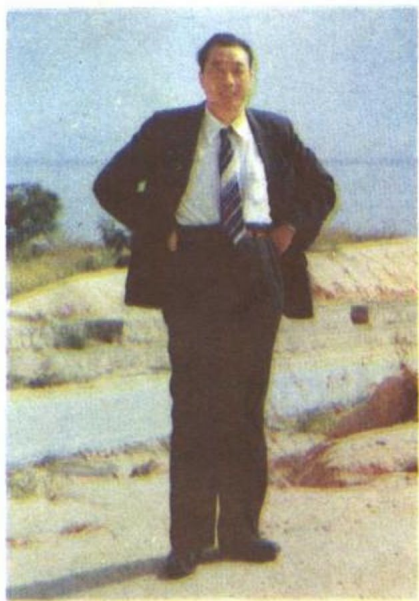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

*

统一书号: 10429·058 定价: 2.90元

ISBN 7-5610-0046-4/I·19



彭定安，江西波阳人，1928年生。现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曾从事新闻工作，同时进行文学、美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五十和七十年代，先后在农村度过十多年光阴。1978年走上科学研究岗位。先后出版、发表论著多种，主要有：《鲁迅评传》、《鲁迅思想论稿》、《鲁迅艺术思维里的中外文化》、《创作心理的形成及其结构与活动规律》等。近年来又完成和发表了《美的踪迹》、《生活方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感、现代观念与世界意识——关于生活方式研究的宏观视野与方法论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趋势》等论著。

现为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美学学会名誉会长、辽宁省文学学会理事长；美国亚洲研究会会员。

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

目 录

与同时代人一起发展（代序）	（1）
第一章 家族与家庭嬗变的刻痕	（11）
一 论鲁迅的家族和他的性格基因与思想创作	（14）
二 梦魇、隐痛和挚意真情 ——论鲁迅与朱安	（39）
三 寒夜的明月伴日的烟火 ——论鲁迅与许广平	（58）
第二章 踏着辛亥风云期师长与前辈的足迹前进	（84）
一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论鲁迅与章太炎	（86）
二 时见前驱者伟大身影的招引 ——论鲁迅与孙中山	（103）
第三章 “五四”思想文化领空灿烂群星中的亮星	（112）
一 “五四”时期思想文化领空的三颗亮星及其变迁 ——论鲁迅与李达、陈独秀	（119）
二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两极 ——论鲁迅与胡适	（135）
三 越过前驱者奋然前行 ——论鲁迅与钱玄同、刘半农	（167）
第四章 身外的青春	（183）
一 鲜血浸渍了心 ——论鲁迅与刘和珍	（185）

二	深情挚谊润乃师	
	——论鲁迅与韦素园·····	(191)
三	给予和吸取	
	——论鲁迅与陶元庆、司徒乔·····	(204)
四	飘然来去“狂飙”痕	
	——论鲁迅与高长虹·····	(218)
第五章	共产同怀 ·····	(235)
一	在鲁迅思想领空掠过的暴风雨中的三只雄鹰	
	——论鲁迅与任国桢、毕磊、殷夫·····	(237)
二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鲁迅与柔石·····	(250)
三	学生、助手、战友，旗帜与擎旗人	
	——论鲁迅与冯雪峰·····	(262)
四	两代革命文化战士的情谊与合作	
	——论鲁迅与瞿秋白·····	(293)
第六章	同辈与年轻的战友 ·····	(315)
一	挚友情长慰平生	
	——论鲁迅与许寿裳·····	(316)
二	文坛双星：知人、知音与战友	
	——论鲁迅与茅盾·····	(327)
三	“母性”的关怀和“跋涉”者的崇敬	
	——论鲁迅与萧红·····	(352)
第七章	异国师友 ·····	(369)
	师生两代异国育英才	
	——论鲁迅与藤野、增田涉·····	(370)
	后记·····	(378)

与同时代人一起发展

(代序)

同时代的人们，生活在大体相同的历史时期。时代、民族、人民给予他们的条件大体相同。虽然他们从“生活”这个大海洋中所吸取的有同有异，经过他们各自的加工、发酵所酿制出来的思想、性格、情趣、愿望、志向又各具特点，他们所成就的事业也各不相同，然而，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地独往独来。他们在互相影响下，相向或相背地彼此推动着前进。相识的或不相识的，相近的或相远的，同道的或对立的，都是如此。这是历史的力量在个体身上的具体体现。这也是一种制约力。他们只能在这种力的作用的控制范围内发展、成长、创造。

研究这种力对于每个历史人物的作用和范围、力度和效应，是历史研究的一项任务。对于某一具体的历史人物的研究，也离不开这种研究。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

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鲁迅也是这样：他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他的历史同样“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这当然不是说，一个伟大的人物，包括鲁迅在内，都是一个被动的，完全受其他同时代人的历史、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的支配。而没有任何个人的独创性。这里只是指明一个伟大人物发展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这是客观存在。个人的作用，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他只能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演出，他同他的同台演出的角色，一同发展。这说明任何一个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成为伟大人物的人，都不会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他首先是一个历史的产儿，民族的以至世界的和人类的历史，赋予他以种种性质，以及他的思想的、性格的和各种志趣的历史内涵。其次，他又是时代的骄子。他的上述的一切都是时代所赋予的，带着时代的特色。再其次，他又是阶级的、家族的、家庭的儿子。在这里，“历史的”和“时代的”都具体化了、个别化了。当然，在这个“化”的过程中和结果上，又赋予了具体的形态、色彩，增加了一些具体的内涵。大凡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这么造就成的吧？但只这些，还不够。他还要受到他的同时代人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它是把历史的和时代的内涵与影响容纳于其中了。这也就是说，同时代人——这是一个群体，一方面他们本身要受到历史的、时代的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带着自己的这些影响，去影响、去造就别的人。——他们执行着历史的任务、时代的任务、阶级的任务。

以上所述也许可以视为一个历史人物产生的鸟瞰式的“蓝图”。

鲁迅的产生，也是遵循着这样一个“蓝图”的轨迹的。探索这一轨迹，对于认识、理解、研究鲁迅，都很有必要：知其所由来；知道他是带着怎样的历史嘱托、时代使命与革命激情，来从事他的事业的；他的同时代人，又是怎样在他身上投射了自己的“影子”、灌注了自己的“血液”。

被神化的伟大历史人物，往往是被人们有意地或无知地割断了这种关系，被从他的同时代人、他的环境那里，“抽象”出来了，把他放在了高高在上的地位上，他只是给予、恩赐、施舍，一无所取。这样，他就被抽象化、偶然化也偶像化了，以至难于理解。那样也就把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歪曲了。于是，崇拜和讴歌，实质上变成了亵渎和膜拜。这当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马克思则明确地指出了正确的历史观、英雄观应该如何看法，这就是：他同他的同时代人一同发展、成长。当然，他可能突破他们的某些局限而超越他们、高于他们。

我便是在这样一个观点的引导下，来研究、探索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的。

鲁迅的同时代人，至少涉及三代人、两种情况。三代人是：鲁迅的长辈、同辈与晚辈。这三辈人曾经在同一个时代活动。长辈，如严复、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同辈，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晚辈，如瞿秋白、柔石、冯雪峰、韦素园等人。当然，这里的所谓“辈”，是就基本情况而说，不能严格地照年龄的差别来计算。所谓两种情况是：相识的、有交往的，和不相识的、未曾交往过的。当按照三辈人、两种情况的分法，对鲁迅的同时代人做一个大体的分类排比，并约略地看一下他们对鲁迅的影响大小时，我发现，这里并不存在这种规律：长辈影响最大、同辈次之、晚辈又次

之；有交往的同时代人的影响大于没有交往过的人。事实上，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但总的倾向是：影响的大小、深浅及影响存在时间的长短，均因人而异、因情况不同而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人的思想的发展，有其基本的规律，但却不会按公式行进。唯其如此，才有丰富多彩的、活生生的历史和个人的思想经历。在这本书中，我从鲁迅的同时代人中“筛选”出的二十几位对鲁迅有影响的人，从他们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入手，着重探讨他们如何影响了鲁迅，这种影响在鲁迅身上产生了怎样的作用等等。仅从这二十几位同时代人与鲁迅的关系中，我们发现：鲁迅是接受了多方面的影响的，是从同时代人那里获得了教益、鼓舞、推动的，但有时也遭到他们之中一些人的阻碍、挫伤。

我们看到，有一大批文学界和文化界的名流、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等等，活动在鲁迅周围；也可以说，鲁迅活动在他们之中，同他们中的许多人有或深或浅的友谊关系，交流着思想、见解，交流着学术的和创作的成果；互相切磋和帮助；另有许多人，他并不认识，没有交往，但他阅读过他们的著作和作品。鲁迅从这些同时代人身上获得了知识、信息、资料、诗情和艺思，还从他们那里得到启发、推动以及研究和思索的课题。鲁迅正是在这种广泛的接触中，在多方面的影响下，不断发展自己的思想，开展自己的工作，并从事自己的创作的。

同时，还应看到，鲁迅所接触并与之交往的这些人中，许多是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他们有的站在时代的前列，处在民族文化和智力的高层；有的了解社会与人民，从事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事业或社会斗争。这许多才华出众、学问高深、各具特长的人，足以给鲁迅以各方面的助力。如本书写到的李大钊、

陈独秀、瞿秋白、茅盾、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任国桢、韦素园、柔石、冯雪峰、陶元庆、司徒乔等等，他们都是各有特长并在某一方面取得了成就的。他们对鲁迅的影响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带着必然性地出现的。因为他们既然都是共同活动在中国现代社会这个舞台上，又都在“文化”这个领域中，那么，他们或者会为共同的事业、工作、活动，“碰”到或组织到一起；或者他们会去寻找对方、访问对方，主动建立联系。这样，他们就结成了共同发展的文化和事业网络。例如，鲁迅同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是在“五四”时期，在行动中结合到一起的；茅盾则是慧眼识英雄地发现了鲁迅，而转托孙伏园与鲁迅建立联系；柔石是自己去找鲁迅求教，以后他又介绍了冯雪峰去见鲁迅；萧红更是为心向鲁迅而与萧军一同从青岛奔到上海，如此等等。各有不同的偶然的因素，但其中含着必然的根源。

不过，对于鲁迅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他与同时代人一同发展，而且，还在于他从不停滞，从不“粘结”，而是随着时代、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自己，一一越过了他的那些同时代人。他从他们那里接过了火炬或接力棒，接受了帮助、影响、鼓舞、推动，或者受到挫伤之后，又向前跨越了三代人；这实际就是他越过两个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特别是，有的人原来是走在他的前面的，比如辛亥革命时的章太炎，“五四”运动时的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然而，后来他们有的人停滞了、倒退了，终于被鲁迅跨越过去了。尤其感人的是，鲁迅把许多比他年轻的后辈，也遗落在后头了。这是鲁迅的非常突出的特点。正是由于具有这个特点，他才能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但是，我们却又不能因为鲁迅越过了他们，就忽视他们，就忽视他们曾经起过的作用。只有看到并承认这些，才能看

到，鲁迅正是如马克思对于一般历史人物所说的：他同他的同时代人一同发展。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将鲁迅的同时代人分成三个范围，这就是：家族与家庭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这几类人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第一类人的影响，发生得最早，关系最亲近，比如父母兄弟和族内的长辈与晚辈。不过，这种影响，在日后的生活中，往往要由别的影响来进行“再加工”，或加强、或抵销、或发扬、或抑制、或改变，等等。但作为始初的根基，有些则是长久地留着印痕的。这方面的情况，在本书的《论鲁迅的家族和他的性格基因》中作了一些探讨。第二类是社会的，即是指在社会活动（包括战斗、工作、教学、文学及一般文化活动等）中接触和交往的人们。这类人的影响是大量的、比较深刻的，但又是不断变化的。鲁迅在自己成长和战斗的各个时期，接触了大量的人，与之交往的人，为数也很多。这些人包括社会各界的人们，比较集中的是文化教育界、文学艺术界的人。他们都是活动分子、时代的先锋、各方面的代表、有成就的人物，他们有学者、教授、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也有政界和其他职业界的人，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在同鲁迅的交往中，给了鲁迅以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影响。我们说，鲁迅同他的同时代人一同发展，主要的内涵就是指在同这一类人的交往中发展。在这本书中，涉及到这方面的人是比较多的，在二十几人中，有十六、七人，占一半以上。不过，这些人的活动时期，即对鲁迅的影响期各不相同，而主要则是在“五四”时期和鲁迅的最后十年中。

第三类人是指“历史的”——这个提法也许不很明确，不够科学，意思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活动的，对鲁迅产生过影响，但鲁迅未曾与他们结交。比如严复、孙中山等便是这样的

人。他们可以说是鲁迅的私淑之师、神交之友。这类人影响的特点是：一般都是在重点问题上，给予较深的影响。象本书中谈及的孙中山之在革命精神上的影响，严复之在树立一个新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上的影响，便都属于这一类。

当我这样排列着、探讨着的时候，不禁想到，“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这个论题，实际上已是属于研讨“鲁迅别传”、“鲁迅外传”范围内的问题了。这样做，从可能达到的目标来说，可以成为宏观地、立体地来认识和理解鲁迅，也就是向认识和理解鲁迅的深化方面发展。同时，在写作过程中，我不断感到，在对一些问题的探讨上，实际上不仅接触到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主题，而且触及中国现代文化史这个主题了。我在写作鲁迅与李大钊、鲁迅与陈独秀、鲁迅与胡适、鲁迅与瞿秋白、茅盾以及鲁迅与“五四”运动中的那些风云人物时，便都感到了这种课题的迫近。在已经谈及的范围内，多少也已经涉及到了。比如从鲁迅和胡适的关系的演变中，可以寻觅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两条路径；从李大钊、鲁迅、瞿秋白的身上，可以窥见一条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在我国现代社会和人民革命的过程中萌芽、奋斗、受挫、挣扎、发展的连贯线；而从鲁迅同几辈文化人的交往及其中的演绎变化，虽然裹着人事的纷争与纠葛、各种人们思想的变幻嬗递，但是其间却也有一个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如此等等。这都是文学史、文化史的题目。从鲁迅这方面看，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鲁迅作为我国的文化巨匠，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生平历史、战斗经历与思想历程，在他与同时代人的关系中，涉及文学史、文化史方面的主题，是必不可免的，理所当然的。

鲁迅曾经写过一些悼念他的同时代人的文章，这些情文并茂的美文，表明了鲁迅同这些无论是长辈还是同辈或是晚辈，

但同是同时代人的思想、感情、事业等方面的关系，反映了这些人曾经怎样给予鲁迅以影响，鲁迅又怎样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益处。有的人，在战斗中、在困厄中、在被谋杀中英勇敢地或痛苦地逝去，他们都把鲜血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在这本书中涉及到的就有李大钊、瞿秋白、柔石、殷夫、任国桢、刘和珍等，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有的已经在事业、学问上皆有所成，可以功垂史册，有的正当英年，才华初露，便遭屠戮。无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都是国家民族的损失，都令人感叹不已。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祖国的大地，也如鲁迅所说，浸渍了亲人的心，使他们痛、恨，并且奋起。鲁迅曾经多次写到这种血的牺牲，并且，曾经在理论上探讨过这种流血同民族的救亡图存、人民的自由解放的关系，探讨它的意义、价值和所能取得的效果。他曾经痛苦地面对着这些同时代人的血，深思它的内涵与意义。这种沉思，往往激动他的感情，撼动他的心灵，他总是从这种带血的沉思中，得出一些结论，结合着民族的、革命的斗争和自己的思想经历，有所获，有所变，有所进。同时代人的血，这是推动鲁迅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一点，表明了鲁迅总是不脱离时代，不脱离现实，不脱离斗争，不脱离人民。这方面的情况，也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化发展的艰辛，和着血前进。这不能不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品性”。从这一点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巨匠、革命文学先驱者的鲁迅，注意这个血的主题，也是很自然的。在这本书中，有几篇涉及到这样的同时代人，也就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了。今天，当我们讨论到这个问题，回顾到这段历史时，缅怀先烈，回首往事，感情还不时掀起波澜，对那些烈士的精神品德，顿生崇敬；对他们的遗作，更觉热爱。这种民族的感情、阶级的感情和历史的是非感，是人们都有而且

可以理解的。但是，近年来，却起了一种另一形态的波澜，从国外到国内都有，他们对历史的血与剑的搏斗，以“误会”释之，对从事这种阶级与民族的搏斗，为人民而献身的烈士的斗争，表示遗憾，而对正当其时，躲在象牙塔里，或站在云端，甚至站在另一方的文士、作家们，却一味顶礼膜拜；推崇备至，以带血的作品为下品，而以绛红的，轻盈飘渺的、低回婉转的为上品。这未免令人感到：作为外国人，是不懂得中国人民的感情，作为中国人则忘了历史。当然，对于后一种作家的作品和成就，一笔抹杀，概不承认，是不对的；但是把他们抬得很高，特别用来同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相比，而抑一扬一，就很难理解，也难以令人信服。从文学史、文化史的角度看，这种评论也是违背历史的真实的。

自然，作为文人，作为文化的先驱和巨匠，鲁迅的思想发展受到影响的重点还是在文化、思想、理论上，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有更多的人，在这方面给他以重要的影响。这是鲁迅吸收营养的一个主要方面。而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文化革命的主将、旗手，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同他这方面的兼容并蓄而又“万变不离其宗”（其宗，便是为祖国、为人民），是分不开的。他确实是象大江大河一样，吸取了千万支流而壮大发展自己。

当然，我甚感愧赧的是，所有我在前面说到的各点，都是我想到了，接触到了的，但却未能很好地展开、做深入的探讨。这是很遗憾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还有意就鲁迅的家族、家庭、婚姻对他的影响问题，做了一些探索。这是对于他的“私情”的探索。在探索中我发现，鲁迅也是看重“儿女私情”的，在这方面的际遇，对于他的思想、情绪、艺术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种伟

大人物的平凡的一面，也同样是是可以注意、应该注意的。这种“平凡面”，也是组成伟大人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对于他的思想性格的铸成是发挥着特殊作用的。尤其是对于文学家，更是如此。当然，这究竟是“儿女情”、“平凡面”，因此也不可过于索求，强作通人、曲为之解。鲁迅说过，战士的生活并不总是伟大的，但是又无不与伟大相通。这是一种辩证的观点。当然，这“相连”部分，因人而异，相连的方式、所起的作用，也都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是个性。我们所要探索的，便是这种个性、特色及意义。我在本书中，对鲁迅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家族，对朱安和许广平，以及我们民族习惯上视为五伦之一的“师”和十分重视的“友”等，所给予鲁迅的影响，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是推动还是阻滞、是积极还是消极，都作了一些探索。由于行政事务和其他事情占用了时间精力，这部书稿，迁延几近两年，才算完成。虽然时间拖了很长，内容仍不免粗疏浅薄，这是我深以为憾的。

这里写到的鲁迅的二十多位同时代人，他们的生平事迹和与鲁迅的交往等方面的材料，许多研究者作了收集、勾稽、考订、论证，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或比较丰富的材料，我学习、参阅了这些材料。

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不少同志的鼓励、帮助和支持，这种师长、前辈、同志和朋友的关怀，使我感到温暖，得到了力量，我由衷地感谢他们。

鲁迅说：“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当我经常复诵这些话时，时常感到羞愧，因为我不能做出好的成绩。我当更加努力学习，以期能够有多一点、好一点的研究成果，奉献给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事业。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卅日于辽阳